

51

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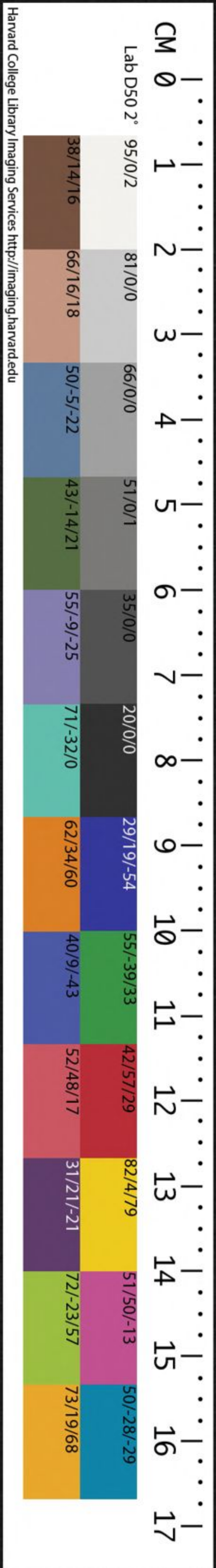
十九之二十

AT 110 /4120A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十三經註疏



平金

周禮疏卷第十九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維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

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疏

廟。釋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

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為外神也言右社

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

案桓公二年取卽社大禘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向尊尊之義此據外神莫大神在
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社稷而神而神言若據國中神莫大神於
王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神言若據國中神莫大神於
故注先公驚見亦據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庫門有先
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為中門周人外宗庫門內
是古者假借字同也左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
陰挾書之律此本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北五帝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北為壇之營城五帝營城
靈威仰大昊食焉亦曰赤燥怒炎帝食焉黃曰含
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
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

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

四鎮四寶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

北日於東郊北月與風師於西郊北司中司命於南

郊北雨師於北郊仰如字劉五郎反燥必消反

音巨汁音叶疏北五至如之釋曰自此以下云外

劉子集反疏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天

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

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社稷

圓立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

社為至北郊釋曰北為壇之營城者案封人云

案上註司農以爲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道
氣出入與上註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
就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類三皇五帝
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屬解之先鄭云四皇氏沒六
四氏興六十四民咸祀之屬解之先鄭云四皇氏沒六
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雖無三皇氏沒六
從者以其兆五帝以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祀不
而已今執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
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
兆類明以氣類而爲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星辰者
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觀禮亦云
拜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觀禮亦云
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
行金爲陽土爲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其
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
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
郊也云兆兩師於北郊者以其兩是水宜在水位故

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
三十一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
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
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
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
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
之望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
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
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
大者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也順其所在也
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也順其所在也
至其方釋曰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掌五禮之
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可知故略不言也掌五禮之
禁令與其等用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夫等
禮吉凶軍賓嘉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夫等

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三族謂父子

孫人道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

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

○適丁疏。掌三至政令。釋曰：此三族謂父子孫一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三族謂父子

孫人道之正名

喪服小記曰

親親以三為五

以五為九

正室適子也

將代父當門者也

政令謂役守之事

適丁疏

掌三至政令

釋曰此三族

謂父子孫一

親疏者據已

上至高祖下

至玄孫傍至

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

上至高祖下

至玄孫傍至

總麻重服者

周禮

四

孫人道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

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

○適丁疏掌三至政令釋曰此三族謂父子孫一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三族謂父子

孫人道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

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

○適丁疏掌三至政令釋曰此三族謂父子孫一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

前頤與五百使共奉之助王率入廟即爭義所
大夫贊幣而從之使先鄭云司徒奉牛宗伯下皆案
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云奉牛性宗伯也
馬性司空職有大人即云奉牛性宗伯也
有承過是屬地司司空各官故奉奉性之不聰辨

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案六菜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音孤疏辨六至奉之
云名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也云與
其用者六殿所用若六牲六毒所用不同故須辨之
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稻粱蓋是婦人所奉之
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古世婦職云女
官之宿戒者也目置讀至米以故為聲其齋字從

血以齊其聲使血不如從米故讀案也云六菜黍稷
稻粱麥苽者約長審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而
言辨六齋之名物以待果將註六齋雞彝鳥彝畢彝
黃彝兕彝蜺彝果讀為裸蜺音誅又音嫁四彝至
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其奉之此及下經不
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眾故云
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
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
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齋之名出司尊彝也
果讀為裸者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
灌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註待者有奉則給

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考尊大尊山尊
素何反著直辨六至賓客釋曰案司尊彝惟為
畧反大音泰祭禮陳六彝六尊不見為實陳六

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案六菜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音孤疏辨六至奉之
云名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也云與
其用者六殿所用若六牲六毒所用不同故須辨之
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稻粱蓋是婦人所奉之
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古世婦職云女
官之宿戒者也目置讀至米以故為聲其齋字從

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
四時所用唯在野外祭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傳
云祿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祿器凡祭
祭之祿事則上六亦為祭祀賓客而辨之而祭
祭之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畧而不言。待者
山尊。釋曰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祭
是也。上經六彝亦云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
記賓客先鄭亦畧而不言亦就此以符祭祀賓
禮司尊彝而言也。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玉
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疏曰掌衣至賞賜
一衣。是以會祭天用衮冕則二王後祭天亦不得
之。是以會祭天用衮冕則二王後祭天亦不得
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
象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王路不得賜與大
同。是以會用殺之。大路也。云賜以車服。旌其能
曰引書者尚書舜典文孔云賜以車服旌其能用

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

饗饗之事次序之時

序事至之時。釋曰云序

云掌四時祭祀之事序謂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祗
下亦有省已下故取以
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
若國大貞則

奉玉帛以詔號

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

立君卜大封

若國至凡國號大貞謂卜

作龜者是也

○釋曰此國大貞則大

云陳玉以貞來歲之歲
於龜大卜職大貞之與
禮神也先鄭云大貞謂卜

禮神也先鄭云大貞謂卜
立君卜大封
若國至凡國號大貞謂卜
○釋曰此國大貞則大
若國至凡國號大貞謂卜
○釋曰此國大貞則大

大遷者引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

文畧也時于王告備于王逆盥受諸人之盛以入省鑊視

亨腥孰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庚反劉晉孟反亨晉

疏大祭至于王。釋曰此云省牲祗滌濯省鑊與大

法其逆盥即大宗伯泣玉盥者是也大宗伯泣之

宗伯迎之是相左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

逆盥至饌具。釋曰知盥受饌人之盛以入者案

牢饌饗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饌饗亦在廟門

今言迎盥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

簋也云省鑊視亨腥孰者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

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殺體解而爛之此

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

室中饋熟亦須鑊鄭不言畧也云時薦陳之晚早

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

云備謂饌具者此饌具即堂東所陳凡祭祀賓客

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凡祭祀賓客**

時將瓚裸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

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主瓚諸侯璋瓚但反贊才

注將送至璋瓚。釋曰凡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案

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注云

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王酌鬱也

獻尸以人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

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者是也

王人云裸圭尺有二寸者是也

謂未得主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

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

鄭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

若

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詔相祭之
侯亦得主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小禮群臣之禮

釋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期行事
臣攝祭則為小禮故鄭云群臣之禮云凡大禮

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左之也此經所云大
未至職末輒言此者此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

大宗伯故於中賜卿大夫士爵則備賜猶命也備
言之以結上也

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

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諸侯尊故大宗伯賓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賓之

賜猶命也者但命謂以備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觀禮賜

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如命諸侯之儀者儀法雖同禮數則異也引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

小祭祀堂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

之齋謂所齋來貢獻之財物本又作賁

禮釋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則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

諸侯來朝觀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

以東故云受其將幣之齋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

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設社

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

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

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被手物反劉

側皆征伐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

有司大祝而立軍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

鄭知有司是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

見大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宜於社又

社者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

於祖為證故先言遷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

祝從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

行師從從鄉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也言此者欲見召

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拊膺行

引會子問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在是大祝之事

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危戰於其之野誓士

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主

蓋用石為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王彼雖

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為壇石

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若軍將

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敵

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

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

之官實典焉其祭與祭與執事同釋曰其四望者

謂五嶽四鎮四瀆王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祭之王之戰要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輒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之者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也若大甸則即有司而饋獸于郊故云蓋以疑之也

頒禽

旬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饋饋也以禽饋

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群臣之兆頒禽謂以予群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

於澤宮而分之

同。旬音田出注下甸役疏禽。若大至頒

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也云則帥有司而饋獸于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諫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使以獸薦於神位以飲神非正祭直是野饋獸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饋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注。旬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饋饋也以禽饋至分之。釋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實故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饋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屬等云郊有群神之兆者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丘陵各於其方是群神之兆也引詩傳者証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大

以下六字漢古本無

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註 執事大祝及男巫女

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謂曰禱爾于上下神。鄭

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音。謂。註。禱。大。裁。及。執。事。

神示。釋曰云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

禱祠於上下天地。註。執事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

至禱祠。釋曰鄭。註。執事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

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裁則彌祀社稷司巫云

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

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禱得

求曰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王崩

大肆以秬鬯泚。註 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社于春禱

泚為泚以秬鬯浴尸。女謂大肆始陳尸伸之。婢。反。泚

李亡辨反。泚。所。鄭司至伸之。釋曰先鄭與子春

解肆為始陳尸伸之者肆訓為陳為伸故也。必用

鬯者以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

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小祝又云大喪贊及

泚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及

事泚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註 執事大祝之屬。泚

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

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

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同。稱。尺。證。反。

事至相助。釋曰鄭。註。執事是大祝之屬。案。大

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佐之。云。親。斂。者

蓋事官之屬為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官。之

官又主功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為。之。也。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泚。反。泚。字。缺。

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窆，聲如腐脆之臍。

昌緇反李依杜昌說反鄭大夫音穿腐房甫反脆之

脆七歲反舊作臍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

字但有臍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臍字者則與

劉音為協沈云字林有臍音卒臍者牛羊脂臍者栗

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

通聲恐未協臍已下皆非鄭義

將葬先卜墓之塋兆故云卜葬兆也云甫窆者既得

吉而始穿地為壙故云甫窆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

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壙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

則哭亦與在壙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

至之臍。釋曰孝經云卜其宅兆注兆以為龜兆解

之此兆為墓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兼乃具故注

各據一邊而言也鄭大夫讀禮皆為穿此經唯有一

窆而云皆在下家人甫窆皆公何穿也杜子春讀窆為

窆窆亦是穿當時有此語後人即從之故云皆謂葬穿

壙也云今南陽名穿地為窆如腐脆之臍者時南

陽郡人名穿地為窆窆之聲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如腐脆之臍則以窆為脆也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

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

祔于祖父。知反。離力。注喪祭至祖父。釋曰鄭知喪

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

檀弓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至葬前未

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也生時薦羞於坐前也既

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

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

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

離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士虞禮云男男尸女

女尸為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三虞卒哭俱用

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卒哭曰

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是也云明日附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為虞祭又為禘祭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成日己日為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為卒哭祭其禘祭又用柔日則祭日為禘祭是士從始虞至禘日揔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哭無時哭哀殺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日復平常吉祭則禘祭已前皆為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而禘云喪祭虞禘并禘祭亦為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禘祭揔釋故喪中之祭也為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為吉祭成葬而祭墓為位附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

註 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

剛

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一約之尸

成葬 至為位謂造

立墳已訖以王之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上土也。成葬至之尸。彼有成葬立已封也者案冢人以爵等為立封之度據而畢者案禮弓云有司以凡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王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口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以墓為

凡王之會同軍旅旬

役之禱祠肆儀為位

肆習也故書肆為肆儀為義

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為儀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

宗伯主其位。沈音四李似以二反。凡王至為位。會同軍旅旬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肆儀為位者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而為之。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國有禍裁則亦如之。謂有所禱祈。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

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凡天至為位。釋曰。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祭之。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畧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

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者。小禮者群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

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音全。立大至。釋曰。此則佐宗伯之事。亦大宗伯有禋祀已下。祭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牲之等。鄭司至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

之。凡天至為位。釋曰。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祭之。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畧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

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者。小禮者群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

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音全。立大至。釋曰。此則佐宗伯之事。亦大宗伯有禋祀已下。祭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牲之等。鄭司至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

之。凡天至為位。釋曰。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祭之。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畧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

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者。小禮者群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

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音全。立大至。釋曰。此則佐宗伯之事。亦大宗伯有禋祀已下。祭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牲之等。鄭司至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

之。凡天至為位。釋曰。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祭之。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畧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

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者。小禮者群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

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音全。立大至。釋曰。此則佐宗伯之事。亦大宗伯有禋祀已下。祭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牲之等。鄭司至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

之。凡天至為位。釋曰。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祭之。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畧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

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者。小禮者群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而巳其於地示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
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
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舉之云次祀又有社
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以先鄭次
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風
師兩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
云司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
地示小祀耳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
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於彼故也
已於酒正云次祀驚冕毛毳冕所祭已具於彼故也
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
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經言立
大祀用玉帛牲牲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
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
禮神王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
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以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
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自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
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

有禮神幣帛而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註序第次其

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
餌玄謂祈當為進機之機理當為珥機珥者纍纍之
事雜記曰成廟則纍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
剖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機謂羊血也小子職
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
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郕子用之傳曰用之者
何蓋叩其鼻以珥社也或區依反珥而忘反注珥同

割苦圭反夾室古疏其以歲至祈珥。釋曰言歲時亭

治反劉古協反。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用大。小。先。後。也。及其。創。耳。至。

第至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而。小。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

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取故鄭不從之也。玄謂祈當為進。珥者皆無義。所故。

玉藻沐畢云進。機鄭以爲沐而飲。酒曰。機。彼。機。爲。機。記。所。故。

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珥。當。爲。珥。者。經。言。

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傍。爲。之。也。

云。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升。

上其屋當屋。春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

及兩廂夾室。三處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者。謂。三。處。

皆不升屋而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

室者中謂當室中央。然則。是。機。謂。羊。血。也。者。鄭。既。

引雜記之。珥欲破經。珥及子春。餌之意也。云。小。子。

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證。血。傍。爲。之。凡。以。

證。珥。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以。

若然。創。既。正。字。而。讀。從。進。機。者。且。從。故。書。機。音。耳。至。

士師別爲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大。祭。祀。展。犧。

傳。文。引。之。者。謂。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大。祭。祀。展。犧。

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展。省。閱。也。職。讀。爲。機。機。可。以。

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音。弋。注。機。同。監。古。成。

衡。大。祭。至。職。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

反。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

完。否。及。色。堪。爲。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注。

展。省。至。門。人。釋。曰。鄭。讀。職。爲。機。者。但。三。百。六。十。官。

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爲。機。爲。聲。謂。置。臬。

之。時。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爲。機。爲。聲。謂。置。臬。

人。謂。充。人。及。監。門。人。音。弋。注。機。同。監。古。成。

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機。人。

是此二官也言此撤人對彼撤人不要是充人監門
兼祭諸神司中之等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

禮眠滌濯亦如之註宿先卜祭之夕疏凡祭至如之

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

致齋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令云祭祀之卜

日宿為期則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執事者以明

且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執事者以明

成儀及齊戒之禮云眠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

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馨相治小禮誅

其慢怠者註案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馨

者所築馨以裸也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鄭

司農云築焚築香草蕤以為鬯音果古亂反下同

其禮及注同剽芳遙反或妨疏祭之至怠者釋曰

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云祭之日表盛盛告

絜者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

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

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

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馨者謂於宗廟

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鬱曰以掬杵以梧而築鬱金蕤
以和秬鬯之酒以泝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群
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
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註案六至為鬯釋曰
爾雅云案稷也彼特訓案為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
其慤而言之六穀皆是案故此經據六穀為案故鄭
云案六穀也案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
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焚
築香草蕤以為鬯者此言築馨鬱人云裸事和鬱鬯
謂取鬱金蕤和秬鬯之酒泝以裸神及賓客故二鄭

俱言之云皆謂徽識也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案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蓋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也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兆壇塋域** **掌兆至禁令**

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 **兆壇塋域** 釋曰凡為壇者四面 **凡祭祀** 皆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者域也 **凡祭祀**

成則告事畢大賓客位筵几築鬱室 此王所以禮賓

客 **大賓至築鬱室** 釋曰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

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鬱室金煮之和鬯酒也筵几云泣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 **此王至**

賓 釋曰言此以對彼彼 **替果將** 酌鬱鬯授大宗

伯載裸 **酌鬱鬯至載裸** 釋曰此據大宗伯職而

也大朝覲佐儺 **為承儺** **大朝覲為承儺** 釋曰此言

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之 **共設匪壘之禮**

為承儺小行人所云者是之也 **共設匪壘之禮**

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

侑幣致之豆實實于壘簋實實于筐匪其筮字之設

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 **壘於**

音嗣下同誤與 **共設至之禮** 釋曰此肆師不掌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 **肆師主禮事謂依**

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

在廟其器不用匪舊今言其設筐甕明是王不親饗
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
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匪從筐之事也云字之誤
與者無正文約同彼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禮不親饗
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匪以
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
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饗食授祭
筮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
祭肺數授賓祭肺。釋曰饗大牢以食賓舉依命數云授祭
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
非授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必知祭肺者有者
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也
與祝侯禳于畱及
肺周所祭故知祭者祭肺也
郊侯禳小祝職也。畱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
里與祝至及郊。釋曰侯者侯迎善祥禳者禳去
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侯禳二事于畱及

凡侯禳從內向外應先言畱今先言畱到言
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到文以見
義也。侯禳至十里。釋曰知畱五百里者王畿
千里中置國城而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
畿也知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
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
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於王
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
郊五十里故大喪大禩以鬯則築馨築香草煮以
云東郊也
為鬯以浴尸香草鬯也大喪至築馨。釋曰上小
宗伯大喪以鬯禩則肆師
與之築馨金香草和鬯今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
酒以浴尸使之香也
次秋。令外至序哭。釋曰案下注六卿以出及朝
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也。序使相
次秩。釋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

婦為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

灋者且授之杖註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

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

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

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

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

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

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註衰七雷

反注同為夫于偽反下為取同疏禁外至之杖釋曰外內命男女

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外

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為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

為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註外命至

制云釋曰云內外男女者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

王宮為正朝廷在王宮內為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

及公邑大夫等皆為外命男其妻摠為外命女者此

對三夫人已下既為內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

卿大夫妻為外命女可知云喪服為夫之君齊衰

不杖者是喪服不杖齊衰章文云內命女王之三夫

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王

斬衰而杖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為

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

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

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

衿已下具有裁制司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雖云舊說仍是四制之文也玄謂

王喪依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

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

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佐舍斂先
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
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
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俱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
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
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為泣杜子春云泣

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宗謂宗廟及古同音田凡師至

釋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
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

軍至宗廟釋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
社又君以軍行被社纛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

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
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

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大水在
前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
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
主為將將舟在亞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
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
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
觀四時施化有園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
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園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
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頁
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註造猶即也

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

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

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

社設奠於牧室。同。造七報反注造猶。類造至之事。

用牲於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

據尙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造猶至牧室。釋曰上經

曰諸文皆云造于禩類於上帝造屬於禩此以類造

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故鄭云造猶即

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非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

國四郊則自有尋常非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宜

非故鄭云為非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此直

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祈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

為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岳

知者以其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

帝宜于社造於禩今人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

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

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四

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

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

者也云大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伐大

周禮卷之九 三十三

也者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
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
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
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
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也云
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奠於牧室者
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凡
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

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為工。

鄭司農工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

助牽之。恐為敵所得。師。凡師至主車。釋曰師不功

有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本主也。助。助至所得。釋曰

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

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

之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貉師祭也。貉

讀為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

氣勢力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鄭音陌後表

貉皆同。凡四至為位。釋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

有司馬表貉于陳前此時肆師為位而祭也。是類是禡

師至黃帝。釋曰知貉師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禡

故知貉為師祭也。云貉讀為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

之必名此祭為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為十倍之義

云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

法者也。云禱氣勢力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

望得所獲增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

尤或曰黃帝者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

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

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德帝以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

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

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

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

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

故漢高亦祭黃帝。嘗之日。泣下來歲之芟。芟芟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故并言之也云其耕澤澤者既彌之日。泣下來歲之

除草木則耕之澤澤和柔也。彌之日。泣下來歲之

戒。秋田為彌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

之備。彌思。彌田之至之戒。釋曰謂肆師正當出

始習兵戒不虞者鄭解不於春復夏苗泣下來歲之

戒必於秋彌之日為戒者以其春教振旅夏教拔合

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世言不虞

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社之日

戒備之故鄭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也。社之日

泣下來歲之稼。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

所宜。社亦至之稼。釋曰類上文掌彌是秋則此

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

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

音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社祭至

所宜。釋曰案郊特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

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若國有大故則令

土之總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若國有大故則令

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祭酺。祭

音詠酺音。大故至祭酺。釋曰知大故是水旱

蒲又音步。凶荒者以其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

皆有故知水旱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

社及祭酺者經云命國人祭案也。官州祭社黨祭祭

族祭酺於六豕之中亦縣祭社。鄙祭。歲時之祭祀亦

祭酺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歲時之祭祀亦

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歲時至如之

時之祭祀者上經據禱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

也。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月令至一隅。祭

釋曰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

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

周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註相其

則餘三特亦祭也。適子。註相其適子。釋曰：鄭知相適子者，庶子無

為天子斬衰，故知。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註治謂如今每事著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

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

誼。註凡國至宗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

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

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

宗伯治之謹。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

習其事也。伯之禮。疏凡國至之禮。釋曰：此

擯人掌裸器註裸器謂彝及舟與瓚。疏裸器至與瓚

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

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

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

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

侯，拒鬯主瓚皆與，拒鬯相將，即下文裸玉是。凡祭祀

也，故知裸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也。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註築鬱金，煮之

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

築，以煮之。饔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疏饔中子，遙

本又作饔，音同。凡祭至陳之。釋曰：天地大神至

所造和黍之鬯酒也。為宗廟賓客用鬯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盞齊，泝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注**築鬱金草煮之者，見以和鬯酒至若蘭。○釋曰：鄭知築鬱金草煮之者，見肆師云：築鬱金草煮之，何文云？以煮之，雖中停於祭前者，似直煮鬱金草，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此類言之。為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此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之。賜得賜，則以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為鬯草也。○**凡裸王濯之陳之以贊裸事。**○**注**裸王謂圭瓚璋瓚也。○**疏**凡裸王濯之陳之以贊裸事。○釋曰：此裸王即圭璋。璋是也，故玉人典瑞皆云：裸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裸王謂圭瓚璋瓚也。○釋曰：案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裸尸，太宗用璋瓚。

亞裸鄭云：太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并言之也。○**詔裸**之儀與其節。○**注**節謂王奉玉送裸早晏之時。○**疏**詔裸節。○釋曰：云裸將之儀者，即是奉玉送裸之時。○**注**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注**節謂至之時。○釋曰：云奉玉，謂王與后裸時奉瓚而酌鬯也。云送裸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齊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凡裸事沃盥。**○**注**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裸若祭社王及后裸皆鬯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大喪之泚，共其肆器。**○**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注**造七報反，下同。併薄冷反。禮章善反，沈又音但，第側几反。

○**注**造七報反，下同。併薄冷反。禮章善反，沈又音但，第側几反。

注肆器至夷盤。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冰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

馬云士併瓦盤無冰者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賜冰用夷盤云設牀禮第有枕者此謂陳尸之牀設冰於其下云天子亦用夷盤者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大盤之類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

小則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冰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

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冰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

○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六者唯此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

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此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狸

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冰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

○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六者唯此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

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此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狸

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冰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

○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六者唯此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

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此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狸

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冰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

○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六者唯此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

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此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狸

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冰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

○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六者唯此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

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此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狸

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冰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

飲之。註。畢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醕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畢古雅反嘏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

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畢古雅反嘏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

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畢古雅反嘏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

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畢古雅反嘏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

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畢古雅反嘏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

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畢古雅反嘏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

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畢古雅反嘏古雅反醕侯吝反又音胤

者謂王酌尸後尸嘏王之節也。○**注**畢受至相成。○
釋曰鄭知畢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畢殷爵名者案
郊特牲云舉畢角詔安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
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畢為受福
之嘏也云王酌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牢
特牲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為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
人受嘏詩懷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
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尸食訖王酌尸
尸大夫士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酌尸之
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饋之
今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
人受嘏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
主人酌尸尸酢主人在尸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
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詩承也主人承
之內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飲卒爵也云執爵以
興出宰夫以邊受膏黍者膏黍即所斂聚黍稷肺
之者也云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
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

量人法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
但其節同故引為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
者即上文贊裸事詔裸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
之脯繙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繙之
數量是也云事相成者前裸後
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註**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鬯人至飾之。釋曰云掌其秬鬯者此直共秬黍
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
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
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繡凡尊皆有巾冪
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
凡祭祀社壇用大罍**註**遺

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遺唯矣反劉
或郎追反禪。遺謂至瓦罍。釋曰遺謂委土為
音善又音禪。壇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為壇於

中除地為壇。壇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壇，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壇，皆直據外壇而言也。知大壘是瓦壘者，堯人為瓦籃，據外神明此壘亦用瓦取質畧之意也。祭門用瓢齋。

祭謂營鄴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厲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

鼓用牲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為瓢。社子春讀齋為案。瓢謂瓢蠶也。案盛也。玄謂齋讀為齊。取其

瓢割去抵以齊為尊。祭音詠。瓢婢遙反。齋音齊。在反。蠶力弓反。或郎戈反。杜音資。鄴作管反。瓢匹召反。去起呂反。抵音帝。

疏。祭謂營鄴者欲見祭神非

取營而祭之義。故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春秋傳者，昭元年子產辭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引之者，證祭是營鄴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但彼譏伐鼓用牲，其大亦祭門是也。玄謂齋讀為齊者，以廟用脩其割齋為齋亦取質畧之意，故不從子春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禴事用散。凡禘事用

為理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貞。貞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凡禘事用

巽為下，蜃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華

者無飾曰散。脩音自羊久反，又音由中尊也。裸音

注及下注同。獻素何反，蚌步項反，曰。逼反，散素早反。

合音舍本亦作舍漿，如字本又作將。散。釋曰：散。

破裸為埋者，若裸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

概尊故破從理也。理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

川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

亦不從之矣。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

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也。來無祭，今為遷

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

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

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始

忝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

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

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

以裸為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自尊。

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

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壞

廟之道，易稽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

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

時之祭，其年然後烝，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

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晉服以爲三

年終禘，遭烝，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

脩蠶，撥散皆漆尊也者，以搯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

漆明，撥散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

故從，自也。云自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

云：春祠夏禘，裸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

兩象尊，皆有巽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巽為下

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為上

及追享朝享，皆彝為上，巽為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

中也。云蠶畫為蠶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

之象者，蚌蛤一名合漿，舍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

蚤而尊名也。云梅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音橫，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蚤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臨事者，即大宗伯云：臨辜祭四方百物者。

大喪之，大溲設，斗共其鬯鬯。
斗所以沃尸也。

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鬯讀為微。斗，

注音。斗，所至為微。釋曰：鄭云鬯尸以鬯酒使

兼有鬯金，口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鬯讀

為微者，以鬯鬯尸故以微為莊飾義也。凡王之齊

事共其秬鬯。
給，淬浴。內反。凡王之齊，

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凡王

共介鬯。
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幣邑。鄭

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執

天子鬯，王至尊，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

曰：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

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介音界，被

寄反，為執于僞反，與音餘，眡之。凡王至介鬯，王弔臨

忍反，致也。父音甫，本又作甫。曰：介副也。王弔臨

諸臣，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

致辭告廟，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云介鬯。注以

尊至進鬯。釋曰：云以尊適卑曰臨者，欲解臨非如

雜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

以尊適卑解之，引春秋者，昭二年齊晏嬰辭引之者

證以尊適卑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草者，見王度記云

天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

草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

漏刻之義。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

具挈壺氏。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

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

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遙。朝直

毗志。象雞至告之。釋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

反。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子則宗人也。宗人

告期曰。旦明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

敬主人。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

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

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

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

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

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挈壺直

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凡祭祀面禳。費共

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其雞牲。費豐廟之屬。費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

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費讀為微。禳如。凡祭至

釋曰。云。凡祭祀面禳者。祭祀謂宗廟之屬。面禳謂祈

禱之屬。費豐至為微。釋曰。鄭云。費豐廟之屬

者。言之屬。則費鼓。費甲兵。皆在其中。費廟以羊。已下

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

也。云。費讀為微者。亦謂以微為飾治之義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

所陳之處。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

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反。沛。字。里。反。下。同。齊。才。計

反。下。文。注。除。齊。語。齊。人。並

同

疏

司尊至其實。釋曰此經與下文為目直云六

所至之屬。釋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不見陳

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醑在戶齊醢在堂彼

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

酌之等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

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是也云實鬱及醴齊

之屬者醴齊之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

中有三酒也。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

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

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

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凡四

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

用兩太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

疏

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

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

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

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

五盞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

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

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

宗薦加五盞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

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
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裸
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
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攬人職曰受舉畢之卒爵
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
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
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壘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
有之同昨讀為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

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
承槃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
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
不出門尊以裸神壘神之所飲也詩曰餅之罄矣維
壘之耻學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
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畢周以黃目爾雅曰彝
卣壘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
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魯
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維讀

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
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
后氏之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為踐玄謂黃
目以黃金為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
中也日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
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
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雉馬屬印鼻
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兩獻本或
同素何反注及下注汁獻同單音稼著直略反注
朝享直遙反注朝享朝受政猶朝及下文朝用同注

以下十四字無汲古閣

二字無汲古閣

無汲古閣

音謀又以水反兩大音泰注同益烏浪反錢莊產反
酢才洛反音西又音由本亦作攸蛇虺上音虺下
許倅反射隼食亦反荀尹反禺音春祠至昨也
音遇劉音隅叩魚文反又五剛反釋曰此六者皆
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
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與齊尊各
用二者鬱音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
記郊特牲云祭齊如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
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音是各二尊罍尊不言數
者帝裕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
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禘通鬱音
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帝祭四齊闕二尊則尊
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十有二矣其禘
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
皆云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
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裸謂至之形
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

祭景

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裸焉是裸有二此言圭贊者
據王而言故鄭即云后於是也璋贊酌亞裸是也后
裸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裸則贊瑤爵亦
如之若然非直贊裸而已至於后之朝踐饋獻及醑
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裸以鬱鬯又用圭章
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裸是陰氣故郊特
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
牲后亞王裸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裸與
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
后乃後裸其實以此注為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
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八豆八簋
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
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
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
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
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
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簋在王獻前又

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簋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
事故後言薦豆簋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
朝獻謂尸卒食王醑之若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
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
王醑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
卒食三獻也者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
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醑尸后與賓長為再獻此亦
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醑尸因饋獻盜齊之
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簋者案臨人及
薦人有朝事之豆簋有饋食之豆簋有加豆簋之實
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
加故加豆加簋當醑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
簋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
饋獻謂薦熟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
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為先後故云變再
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
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醑尸後節也是以云

禮記

卷之

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
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實長臣酢后還
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鬯尊三酒之
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
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繫象
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為况也云獻讀為犧犧尊飾
以翡翠者翡翠赤翠青為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於義
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
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
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
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
野享之義也云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
意其實獻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
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鬯也云鬯臣之所
飲也者經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
也引詩者證鬯是酒尊之義云畢讀為稼稼彝畫未
稼也者以諸尊皆物為飾今云畢於義無取故破從未

稼也

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者

證雞也

雞是夏禮畢彝是殷禮黃彝是周禮引爾雅者

欲見此

經有彝為上占即犧象之屬為中壘為下

足於義

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

丑王太子

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

躒如周

蘇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

義也引之

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

禘祫也

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伯禘祫在

四時之上

當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

下故後鄭

不從也鄭司農讀雖為蛇虺之虺或讀為

公用射隼

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

大尊太古

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

故皆以明

堂位為證也玄謂黃目以黃金為目者無

正文鄭以

目既為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故為黃金

釋之也引

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

遷廟之主

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主者

按祭饗云

去廟為壇去壇為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
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瀆
謂之月祭故祭瀆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
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上諸侯告朔於大廟因
即朝享祭瀆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
皆大牢也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
朔猶朝于廟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
於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
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訖因即朝廟亦謂
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畿廢大行小
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亦
別也云雖禹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雜彘鳥彘相配皆
為鳥則虎彘堆彘相配皆為獸故爾雅在釋獸中爾
雅云雖禹屬彼注云雖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
尺似獼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
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云山疊
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疊之字於義無所取

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
但雷起於雲云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為刻畫山雲
之形也異義卷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
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罍器諸臣之所酢
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亡目蓋取象雲雷之
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
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惟有詩云我姑酌夜
金罍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
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雖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
虎彝雖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
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
曰虞夏以上虎雖而已也
酌禮齊縮酌益齊流酌凡酒脩酌
故書縮為數齊
為齋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流酌者
梳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齋讀皆為

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案玄謂禮
 運曰玄酒在室醴醑在戶黍醑在堂澄酒在下以五
 齊次之則醑酒益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
 醑酒流于清汁獻流于醑酒猶明清與醑酒于舊醑
 之酒也此言轉相流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
 之誤也糞鬱和和啗以醑酒摩莎流之出其香汁也
 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流之以茅縮去滓也益齊差清
 和以清酒流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益凡
 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流之

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
 醑明酌清酒醑酒流之皆以舊醴之酒凡此四者裸
 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益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
 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獻酌素何反司農音儀允
反注同數音朔下同為齊子今反悅飾舒說反飾或
作拭勺上酌反下同齊和胡臥反醑莊產反柔才計
反記作齊音同緹音體舊澤音亦下曰醑音同
摩莎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
至脩酌○釋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
酌與醴齊益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鬱者亦
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流之使可酌也○故
書至三酒○釋曰司農云獻讀為儀已下後鄭皆不
從者此經為流酒之灋而司農皆不為流酒灋其言
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盥讀皆為齊和之齊

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為案
 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
 彼釀從此配鬱也當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之尊故
 在室若配鬱也當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之尊故
 五齊次之則釀酒當也者於此經及酒正言云
 次醴禮運釀次醴以釀當也者於此經及酒正言云
 也至釀酒者彼記人意以經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
 於彼重解之云此云醴齊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
 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釀酒於清者釀酒
 弟之使可酌故為明酌也云釀酒於清者釀酒
 盜齊盜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流於清者釀酒
 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盜齊流酌解之茅流於清者釀酒
 時則以清酒和而流使可酌故直云流於清者釀酒
 汁獻流於釀酒者記人亦取此盜齊流酌解之茅流於清者釀酒
 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盜齊差清者和鬱也流於清者釀酒

云流于釀酒也云猶明清與釀酒于舊醴之酒也
 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流酒之釀故舉常時流酒之
 齊也三皆皆於舊醴中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舊是
 也今云舊醴則醴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
 昔酒也云舊醴則醴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
 也云舊醴則醴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
 三也者為酒之仍和以明酌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舊是
 和以清酒之仍和以明酌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舊是
 其餘三齊之醴而巳者以茅故云齊也
 與盜同此三齊之醴而巳者以茅故云齊也
 以上支列為二等五齊也凡酒謂三酒者
 事相當凡酒謂三酒者
 濯之條者讀從宗伯視條濯之條欲解條為水齊意
 必知以水者讀從宗伯視條濯之條欲解條為水齊意
 用三酒三酒者讀從宗伯視條濯之條欲解條為水齊意
 也者重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云澤讀酌取事酌清酒上

王厭席亦如之但受厭席未必有凡故不云凡筵其
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彫凡國賓云左彫凡諸侯
自受厭亦無凡故不言凡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為神
也云五席莞繅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舊草在相
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
對而言耳云用位所設之席者即下凡大朝覲已下
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觀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
虞庠祀先王在廟奧及堂酢席王在廟室西面自諸
侯已下亦若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
經云名物節不解之者凡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
義在可知故略之也

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
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註齊謂之黼其繡白黑文

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左

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為黼又讀為和粉
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綠也繅讀為藻
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
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缺
者繅席削蒲蒨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
氣也次席挑枝席有次列成文來朝朝觀直遙反下注
朝見之類故此黼音甫依於豈反汲古閣無此四字朝朝者同後朝觀
反下注及同純章光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汲古閣此字朝朝者同後朝觀
王于為反下注為布同齒彼貧反緣悅絹反凡大至
率音律下同馮皮水反弱編必縣反王凡大至
釋曰此經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
朝觀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贊於朝秋冬受贊

下十六字

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觀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
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云大
者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也云
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
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即典命云其出卦
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爾雅出卦
間曰辰於辰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爾雅
以大板為邸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斧形
以此斧板置於邸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斧
設亮庭已下以席三重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
重即謂之陳曰庭藉之曰席○席已下皆然故鄭
亭官云敷陳曰庭藉之曰席○席已下皆然故鄭
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按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
彼及諸文多為斧字者若據續人職則云天子負
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續於物上則為金斧文
刃白近登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
黼云其繡白黑文者續人職文鄭知以絳帛為質
齊射記云凡畫者用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為質

以丹質也云其制如屏風然者屏風之名出於漢世
以今曉古故舉屏風而為况也孔注顧命其置竟
牖間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牖間也云
右有幾優至尊也者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
於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
立而此據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
云紛讀為翽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
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者按僖五年左傳小偃
均服振振取虢之旗賈服杜君等皆為均同也但
司農讀為均均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鞞
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鞞
厲旂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
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
几之義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
薄絨有文章而狹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
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
如此故還舉漢馮況之也云畫謂雲氣為之文也
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雲為之文也

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亦見漢世以桃枝竹為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也

生昨席亦如之國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

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

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

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至如之釋曰祀

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酌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

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注鄭司農至設席釋曰

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

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

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

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授尸酢者

謂若鬱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

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

於戶內也按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大夫

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

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

內之東西南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

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

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

宜同士禮按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灋而此言諸臣

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

鄭注

國

疏

注

疏

几註績畫文也

又於鬼神宜

績胡內反需本或作

疏

諸侯至此經

於席東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

薦俎降設諸侯祭席亦莞席紛純右彫

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設於西階下

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

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皆二種席也。畫至神宜。釋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績即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為績是對方為次畫於增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需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席加纁者以其纁柔需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在上為宜也又不可以。纁在莞下者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為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昨席至。

釋曰諸侯醕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左几也。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彫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形几。制有。四代養國老度若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度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對文賓客異通而言。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義也。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纁皆如下大夫筵加萑席注云謂將賓。上大夫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聘禮將賓。

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實席東
上又引公食大夫云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
國賓下至形几云筵孤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
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繅席而卿大夫則用蒲
筵萑席今摠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繅者此廣解國
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
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形几亦謂孤也來彼聘禮注
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彫孤用彤
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
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
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
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祭三
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
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
若為賓饗則加重數非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
常灋故不與祭祀同也

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田。甸音。甸。甸役至右漆几

注同。釋曰。甸役至右漆几

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符田凡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

喪事設萑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繡純諸侯則紛純

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

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

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

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

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

同几精氣合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導

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

周禮

禮記

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
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薦新奠葬時又
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
奠也云荏如葦而細者詩云荏葦淠淠同類之
麤細為異耳先鄭以拍席為迫地或為載柩其
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拍椁字磨滅之餘
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
曰燾燾覆也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
燾者擅弓云天子菽塗龍輻以椁是也云棺在殯則
見者既夕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
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
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覆
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擅弓云古者不合葬周
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同時在殯者
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借鄭云同月死是同時在
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云
於廟同几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敷筵設同几
云同之言詞謂言語相詞之詞即其詞也故破從

則以其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
言祭時以其禫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日乃
設同几也**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
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
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儻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
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
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
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
禮略。翌音翼劉音。故書至禮略。釋曰先鄭
几為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
之所引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几體故不

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於凶几無飾已有文何須此
亦云仍几為無飾乎皆其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
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
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
時几皆有節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几因之義
不須無節也玄謂吉事祭宗廟裸於室者洛誥云玉
入大室裸是也云饋食於堂繹於祊者案禮器云設
祭於堂為祊乎外是直云饋食於堂繹於祊者案禮器云設
熟故言饋食其實未有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
饋獻同在堂故畧而不言者以其還依裸於室之几故
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裸於室之几故
亦畧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几喪事右
素几是也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
虞而立于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
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凡筵相將連言其實
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
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鞞席右素几也凡几之
長短既謹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

三尺舊圖以為几
兩端赤中央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

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守藏上手又

直專。天府至禁令。○釋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

也。○祖廟至弓者。○釋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

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

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

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
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

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

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
 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
 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
 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
 房此其行事見於經。瑱。鎮珍忍反又音珍瑱他見反
 扶云反允徒外反垂如。瑱。凡國至藏之。釋曰云王
 字劉音瑞見賢通反。瑱。鎮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
 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瑱。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
 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瑱。玉鎮
 於經。釋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
 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
 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
 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

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
 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云甲子王被冕服馮玉凡
 出顧命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明日也云丁卯命作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史宮作冊書法度擬傳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癸酉者
 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日也云陳寶赤刀大
 死日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日也云陳寶赤刀大
 弘璧琬琰在西序考陳寶是摠目語即赤刀已下是
 也赤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赤刀為飾大訓者禮法
 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
 皆尺二寸者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玉華
 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
 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允之戈和
 之物者之名鼗鼓大鼓也此鼗非謂考工記鼗鼓長
 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
 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

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
出而陳之不見行事故引顧命為行事見於經也此
經有大祭祀出寶器無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
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

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註察察其當黜陟者

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及注同中丁仲

反下凡官至之治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

注同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

官者於文畧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地云詔王

察羣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

職掌有司有文書案簿書功狀之要故據而告王也

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任其間中者陟之

不中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也

上春農寶

鎮及寶器註上春孟春也農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

農云農讀為徽或曰農鼓之農註上春至之農

也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農

龜筮等也云農讀為徽者周禮先鄭皆讀農為徽

取飾義云或曰農鼓之農者讀從定四年祝凡吉凶

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註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

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註盥音管註吉事至之奠

廟中沃盥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為明他官

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

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

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

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

云凶事王后喪朝于祖廟之奠者及王后喪七月而

奠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曰側為祖季

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故鄭云焉

季

冬陳王以貞來歲之媿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

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王陳禮神之玉

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

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

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夫

人國語曰貞於陽卜音餘與疏冬謂夏至媿惡擇曰季

除舊布新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美惡者將卜筮

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問事至陽卜

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

正也云問歲之美惡請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

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此卜

來歲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

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

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

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象筮數則

龜自有一二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

生或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案易繫辭若

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或

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

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龜人

文龜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

器之言若大者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

之一也云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鬼神並非天

陳則藏之不必貍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

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文人之言長能御衆
 象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文人之言長能御衆
 衆有朝正入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
 子諸侯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
 之會董錫云周室既畢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
 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
 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
 武之諸侯矣引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
遷寶則奉之 奉猶送也 此若遷寶則奉之釋曰
 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
 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
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司民軒轅角也司
 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
 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

於天府 數穀數上主反下所具 若祭至藏之
 祭祿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
 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
 天府受而藏之 司民至天府 釋曰云司民軒
 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
 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
 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
 爲司中第六爲司祿是其一也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
 司命爲大尉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
 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
 義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
 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
 冬者見月令孟冬云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與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註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王之

飾謂縹藉時見殷見同藉在夜反下同凡平者乃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

釋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

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執之則曰瑞

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弁物色有異

云海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

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縹藉在玉若人之衣服

之飾也人執至縹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

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

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

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

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各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縹

藉即下文縹五玉晉大圭執鎮圭縹藉五采五就

采五就之等也

朝日。縹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榦用韋衣而

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

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

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

之間若帶劔也瑱讀為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持

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縹讀

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皮以朝直遙

此帀衣於既反搢紳如字下同音王晉至朝日

也謂插初洽反或初輒反於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

縹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縹藉玉也朝日者

下見於

疏

典瑞至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疏

則曰瑞

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云繅有五采文者，釋繅字。以其繅者，雜采之名。故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餘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亦各繅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湯聘禮云：上介，屈繅以授賓，是亦各繅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元日，姝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元日，姝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觀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司農云：晉讀為摺，紳之摺者，漢有摺紳之間者，凡帶者，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摺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者，

二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劍也，皆劍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入職曰大圭，長三尺，行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者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齊人名椎為終葵，故名圭首為椎頭者，為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搢珪，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天子守之者，亦玉人藻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繅讀為藻，率之藻者，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草，文故讀從之。亦一也。云五就五布也。一布為一就，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少二采，采為一行二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咸一就，凡言就者，九寸，就即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下文是也。天子圭，與二就，就即等也。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亦

釋之也云邱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在天
考與大宗伯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以天之義也
玄謂祀天夏至祭昊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
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圓立者也彼又云青圭禮
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
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
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五
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永於南
郊就湯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
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
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郊故
言之也天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王
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
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
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兩圭有郊
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耳兩圭有郊

以祀地旅四望

註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

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反邱音帝。疏。至之。神。圭。
。釋曰云儻而同邱者案王制注臥則儻被儻謂兩
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邱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儻
言之則上四圭同邱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
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者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
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按河圖括
地象崑崙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
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禩主有瓚以肆先王以禩肩
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禩主有瓚以肆先王以禩肩

客

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禩祭謂之瓚

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
王禩先王祭也文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鬯行

曰裸漢禮贄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

十反又於集反卹音瑟又作卹

云裸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

六享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

伯一裸之等是也。卹司至一尺。釋曰先

於圭頭為器器卹是也云可以挹卹裸祭謂之

者卹卹鬱卹也言裸言祭則裸據賓客祭宗廟

詩曰卹彼玉璜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為西

受殷王主贄之賜言黃流在中卹與玉人云黃金

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曾主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

曾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

先鄭不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

以為名者案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

時肆解牲體因卹以肆為祭名也云爵行曰裸者此

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

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

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入職云大璋中璋邊璋

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

之勺形如圭璜玉人不見圭璜之形而云形如圭璜

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璜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

圭璜圭璜之形卹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

四寸所容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卹為璧取殺

於上帝。殺色界反劉。圭璧至星辰。釋曰祭日

月

類

來

宰

神

文

圭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實不合有寸也先鄭玉人職而云以來地中故謂之
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
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而珍圭以徵守以
先鄭言求地中者據大同徒而言耳珍圭以徵守以
恤凶荒

注

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

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符使符也鎮
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
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
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
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
持節矣恤者閩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

○守制守又反注徵守同使之所吏反
疏杜子至

下今使者亦王使於使者皆同閩音開
曰子春云鎮者國之鎮者若職方每州皆云其山鎮

是國之鎮據山而言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謂若掌
節云山國士國有人節虎節是諸侯使人之瑞節此

珍圭等是王使之瑞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者案玉人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

同鄭注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
也云恤者閩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

乏故知開府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也故禮記大
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

亦開倉廩出米粟以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
命者此無正文要王使人執瑞節往反須牙璋以起

反命於王明此已致命乃歸還典瑞也
牙璋以起

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

牙璋以起

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成遂諸侯成

周疏鄭司農至成周。釋曰先鄭云牙璋發兵者案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

言之以其言牙即齒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

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從第一聽受之竹使符

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

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竹使符漢

時皇帝使者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意鎮圭牙璋之

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

瑞節增成之也云節者即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

則王用玉節可知玉節即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

致稍錄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案玉

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

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摠而言之

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文云

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

矣云若齊人成遂者莊公十三年春齊侯會諸侯於

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傳曰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

而戌之也云諸侯戌周者昭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

秦致諸侯之戌璧羨以起度疏鄭司農云羨長也此

于周是其事也璧羨以起度疏鄭司農云羨長也此

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玄

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音茂疏疏鄭司

。釋曰先鄭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其義是也但語

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

八寸袤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

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為長意故先鄭後鄭皆

為不圓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倍一

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云以爲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

矣無正文故云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

蓋以疑之也

斂尸。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為駟疾之駟。

疏讀為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肩瑒沙除

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

之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肩玉飾之溝

瑒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瑒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

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

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駟音祖。斂力驗反。注同。

鄭司農至天地。釋曰。先鄭讀駟為駟牙之駟。故

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銛牙。然後鄭不從之也。云駟讀

為駟疾之駟。此蓋當時有駟疾之語。故言焉。云疏讀

為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襲斂百五十

有餘。何得更有使汁流去乎。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

焉。如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為飾。明在衣裳之外

故知在大斂後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

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為駟若然後鄭讀駟本與組

同聲。不為駟牙之音。故得為聲。誤若本為駟牙之音

與組聲異。何得為駟也。云渠首玉飾之溝瑒也。者此

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

畔稍高為眉瑒。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瑒之中以斂

尸也。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

者。案觀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

上下之神。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

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

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為

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

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之主。穀圭以和難。以

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穀圭以和難。以

黃

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節若粟文然。

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晉侯

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

瑕音遐本又作瑕亦作假皆同。穀圭至徵焉。釋曰難謂兩諸

以徃也。穀善也。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

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善

穀粟然也。云難仇讎者仇為怨讎為報有怨當報若

調人和仇讎之類也。云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

邾者時莒與邾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公及齊侯平

莒及邾是也。云晉侯使瑕嘉者成公元年左氏傳云

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

禮有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其

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

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禮

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春秋謂之琬圭以治

納幣以春秋通異代指幣體以質之言也。琬圭以治

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

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

命事焉。大行人職曰特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

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反。注同。結好。琬圭至

聘女

穀圭

亦王

使之

瑞節

穀善

難仇

讎和

之者

若春

秋宣

公及

使瑕

嘉平

戎于

王其

聘女

則以

納徵

焉。

瑕音

遐本

又作

瑕亦

以徃

也穀

善也

故執

善圭

和之

好之

事故

亦用

善圭

也知

飾若

穀粟

然也

云難

仇讎

者仇

為怨

調人

和仇

讎之

類也

云若

春秋

邾者

時莒

與邾

不和

宣公

四年

左氏

云公

及齊

侯平

莒及

邾是

晉侯

使瑕

嘉平

戎於

王是

也其

聘女

則以

納徵

焉。

禮有

六五

禮用

鴈納

徵不

用鴈

以其

有束

帛可

執其

氏職

庶民

用緇

帛五

兩士

昏禮

用三

玄二

纁天

子加

穀圭

諸侯

加以

大璋

大夫

與士

同故

知納

徵也

禮

言納

徵徵

成也

納此

則昏

禮成

春秋

謂之

琬圭

以治

德以

結好

琬圭

亦王

使之

瑞節

穀善

也其

節若

粟文

然

難仇

讎和

之者

若春

秋宣

公及

齊侯

平莒

及邾

晉侯

使瑕

嘉平

戎于

王其

聘女

則以

納徵

焉。

瑕音

遐本

又作

瑕亦

作假

皆同

穀圭

至徵

焉。

釋曰

難謂

兩諸

侯以

徃也

穀善

也故

執善

圭和

之使

善也

聘女

亦和

之則

執

好之

事故

亦用

善圭

也知

飾若

粟文

者以

其稱

穀善

若

穀粟

然也

云難

仇讎

者仇

為怨

讎之

類也

云若

春秋

宣公

及齊

侯平

莒及

邾是

也云

晉侯

使瑕

嘉者

成公

元年

左氏

傳云

晉侯

使瑕

嘉平

戎於

王是

也其

聘女

則以

納徵

焉。

禮有

六五

禮用

鴈納

徵不

用鴈

以其

有束

帛可

執其

氏職

庶民

用緇

帛五

兩士

昏禮

用三

玄二

纁天

子加

穀圭

諸侯

加以

大璋

大夫

與士

同故

知納

徵也

禮

言納

徵徵

成也

納此

則昏

禮成

春秋

謂之

琬圭

以治

德以

結好

琬圭

亦王

使之

瑞節

穀善

也其

節若

粟文

然

難仇

讎和

之者

若春

秋宣

公及

齊侯

平莒

及邾

晉侯

使瑕

嘉平

戎于

王其

聘女

則以

納徵

焉。

瑕音

遐本

又作

瑕亦

作假

皆同

穀圭

至徵

焉。

釋曰

難謂

兩諸

侯以

徃也

穀善

也故

執善

圭和

之使

善也

聘女

亦和

之則

執

好之

事故

亦用

善圭

也知

飾若

粟文

者以

其稱

穀善

若

穀粟

然也

云難

仇讎

者仇

為怨

讎之

類也

云若

春秋

宣公

及齊

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故以

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善之也。

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

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覲以除邦國之慝。下。易行

注同。慝。琰圭至之慝。釋曰。玄謂除慝。亦於諸

壇者。此即大宗伯云。殷覲以除邦國之慝。為證也。但上文治

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

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

大夫為壇。命之為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為壇。大祭

者。約君來時。會殷國為壇。明臣來為壇。可知也。大祭

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其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

圭。裸圭之屬。地。大祭至奉之。釋曰。大祭祀兼有天

鄭云。四圭。裸圭。凡賓客謂再裸一裸之等。亦云奉之

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玉器至之屬。釋曰。鄭

知玉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

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

等也。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

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

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

帛。飯扶晚。反注同。含。戶暗。反。柱。大喪。至。贈玉。

道藜米貝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彤，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俱。特行之贈玉者，案記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飯玉，至以帛。○**釋**：曰：鄭知飯玉碎，玉以雜米者，以其與米同內於口中。故知碎之與米同知，含玉柱左右，其左中亦如之。既言士喪禮云：主人飯米置尸三，加其左中，亦如之。堅以此而言，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若然，大夫已上不從。柱左右與中央耳。云雜記曰：舍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彼是諸侯薨，鄰國遣大夫來弔，并行舍。祿，謂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况之。天子亦為璧形而小，以入其口，故知小也。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

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玉府已云：大喪共。合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凡玉器出，則共奉之。****注**：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奉

之，送以往，遠則送於使者。**疏****注**：玉器至使者。○**釋**：曰：也者，天府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言遷，直言出，故知王所好賜之者，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謂王使人就國賜之，則往就使者付之。故云：送於使者也。

禮記卷之二十一

